

對於那些渴望流放的，我開釋你們…離開天堂，千萬請帶著點缺陷，讓你們懷念起天堂歲月的，珍貴的祝福……

—朱少麟《燕子》

在奇幻／真實的國度裡

黃頤勝的門外風景

文 | 沈伯丞 圖 | 尊彩藝術中心

畫面中，麻雀總是豐腴而自適地，待在每個看似不可能卻又極度寫實的場景。那柔軟而蓬鬆的雲朵，總是呈現出棉花糖般的甜味。每一隻望向你的動物，無論是綿羊、駱駝，都彷彿具有著鮮明的人類性格，猶如任何你所見過、遇過的某些人。仔細觀看黃頤勝作品的畫面構成，你會發現作品中的麻雀、氣球、風車乃至於山景、海景，儘管細膩而高度寫實，然而這些栩栩真實的元素，卻又在藝術家的構圖中，形成了令人深感迷離、奇幻的氛圍與場景。個別元素的強烈真實感以及整體氛圍的奇幻特質，讓奇幻／真實，兩者在黃頤勝的作品中形成了矛盾的和諧與一致。

通往心靈的國度

望著藝術家的作品，令人想起印度裔導演塔森·賽（Tarsem Singh）的電影《魔幻旅程》（The Fall）。影片中那奇幻得宛如電腦動畫繪製出的場景，其實全都是實際存在於世界某個特定角落裡的景觀。透過故事的陳述及剪輯拼貼，導演讓這些真實的景觀成為了奇幻、冒險文學的舞台，持續地上演著那一段又一段光怪陸離的故事。相對於「超現實主義」對佛洛伊德式的心理學與潛意識的耽溺與著迷，或者南美「魔幻寫實」文學裡那對於難以忍受的真



黃頤勝《另一個童話的開端》，油彩畫布，175×115 cm，2012。



黃頤勝《在那扇門之外》，油彩畫布，115×175 cm，2012。

實的寓言性、神話性描寫與批判，黃頤勝的作品毋寧是延續了繪畫中一個更為悠遠的傳統——一個源自於繪畫誕生時便已存在的信念：「透過對真實對象的描繪與再建構，藉以超越真實世界的限制」，一如蕭維山洞（Chauvet Cave）、阿爾米塔拉山洞（Cave of Altamira）這些原始洞穴壁畫一般，除了對真實對象的細膩刻畫外，黃頤勝的作品總是引領觀者跨越真實的限制，並藉以回望自我的內在與心靈。每一幅畫的畫框都宛如引領觀者朝向精神世界望去的扇窗，透過它帶領觀者朝向門外的國度前去，在那個奇幻／真實所交會的國度裡，觀者得以通往表象背後的世界。

有別於同世代的藝術家對於所謂「議題」的熱衷與流行。除了高度寫實以及充滿奇想的矛盾特質之外，觀者甚至可以在名稱中看見藝術家在不同時間裡的心境與自我省視的生活思緒紀錄。於是作品《怎樣的生活》畫面中頭頂著麻雀的少女那狐疑的眼神與表情，以及氣球上那隻彷彿在梳理羽毛的麻雀，襯著遠方的山景，不禁令人懷疑，是否這其實也象徵了創作者當時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於是在下一張作品《航向》中，麻雀們已然在海面的礁岸上凝視與對望，儘管依舊沒有振翅翱翔，我們卻似乎看見了創作者在畫面中所蘊藏的靜謐意志與力量。

不完美的憂傷

然而，儘管帶著意志與力量，儘管畫面總是充滿著糖一般的甜蜜味道，這些看似柔軟、舒適甚至洋溢著看似自由氣息的青春夢境，卻又彷彿帶著某種難以言喻的不完美，好似作品《來自神話的聖所》葡萄上那

牽扯糾纏的風箏線，便讓充滿甜味的青春夢境，多了分不安與束縛的感覺，正是這些無言卻甚具象徵性的命名與畫面，讓觀者得以理解「離開天堂，千萬請帶著點缺陷」這樣的句子，以及為何畫面裡的烏托邦總是帶著一絲的不完美。在那看似無憂的青春夢境中，從未展翅的麻雀以及偶爾出現的糾纏絲線與緞帶，隱喻了那甜美表象下的某種酸楚與苦澀。

介乎靜謐的意志以及無聲的不安間，黃頤勝以輕柔如詩的筆觸說出了：「我開了一扇門……」，透過畫筆，藝術家訴說著創作初衷以及對於世界的想像與敘述，猶如藝術家所言：「或許有天你不經意打開了這扇門……或許還可以找到自己熟悉的那種想像、那種氣味。」。一如叔本華所言，藝術品乃是對理念的直接把握，其具有超越時間的本質。正是那絕對與普遍的超越性，讓藝術在真實把握表象世界的同時，得以超越並解放人類的精神，使其得以真正獲得自由。透過藝術人類得以穿透表象的世界，也因此真正的作品其表現出比現實世界更真實的精神世界，比現實的再現更具重大的意義，黃頤勝的門外風景引領觀者走向現實侷限之外的世界，一如亙古以前的洞穴壁畫般，在重組現實的過程中，走入更深刻的真實。█

黃頤勝個展——那天我開了一扇門

展覽期間：2012.10.06 (Sat.) ~ 10.31 (Wed.)
展覽資訊詳見 www.lianggalleries.com